

李白诗
寻踪

《早发白帝城》： 李白被贬遇赦，无穷快意出心中(下)

□马睿



李白像(马睿临)

李白遇赦乘舟东下的三峡航道素以水急滩险而著称，“蜀江号天下之至险，与其他水路大不相侔。瞿塘、滟滪及诸恶滩密如竹节”（王十朋《梅溪王先生文集》卷四《再论马纲状》）。为适应这种暗礁林立、险滩密布的航道，蜀船大多设计成平底型，船两侧都造成鼓突的外形，借以增加船体的稳固性，故而“下峡舟船腹似鱼”（元稹《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》）。蜀船“腹圆而首尾尖狭，所以辟滩浪”（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卷九《舟车》）。这种科学的设计，使得往来于三峡的蜀船具有速度快、阻力小、重量轻、载荷大、方向灵活等多种优点。直到清末民初，三峡上的“麻秧子”船，仍然延续了这种设计。



在重庆市奉节县瞿塘峡拍摄的猴子。新华社资料图片

另外，当地丰富的森林植被，也可从唐诗中得到反映，如：“青枫江上秋帆远，白帝城边古木疏”（高适《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》），“巫山枕障画高丘，白帝城边树色秋”（《巫山枕障》）。

良好的森林资源，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和繁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历史上，三峡一带曾广泛分布有华南虎、犀牛、大熊猫、鹿等多种动物，而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，则非猿猴莫属了。早在战国时期，就有对三峡猿猴的记载。“雷填填兮雨冥冥，猿啾啾兮狖夜鸣”（屈原《九歌·山鬼》）是表现猿猴夜鸣的声音，“猿猱群啸兮虎豹嘯，攀援桂枝兮聊淹留”（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）是描写猿猴灵敏矫捷的动作。到了唐代，描写猿猴的文学作品就更加丰富了，如：“我来凡几宿，无夕不闻猿”（孟浩然《入峡寄弟》），“巫峡啼猿数行泪，衡阳归雁几封书”（高适《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》），“孤石隐如马，高萝垂饮猿”（杜甫《荆门浮舟望蜀江》）。

壹

航道狭窄 三峡险峻水流湍急

在设计上，蜀船的船头、船尾各有一艖，以增加船夫对航行方向的控制力。此外，船上还设置了独特的碇(dòng)，这是一种硬木长竿，竿头有横木，其作用在于支撑外物，防止船体触碰礁石岸石。当风力不足时，峡船还需用人力牵引，为此，船上配备了一种叫作“百丈”的纤绳。这种纤绳坚实耐磨，可以在岸石上长期拉引。用于划水的船具还有桨、橹(lǔ)等，这一系列先进的船具，有效地保障了航行安全（王周《志峡船具诗序》）。

蜀船上所用风帆也比其他船只大得多，“舟船之盛……编蒲为帆，大者或数十幅”（李肇《唐国史补》卷下），大型风帆可以提高对风力的利用率，提升航速。另外，蜀船不仅采用了先进的钉接榫合工艺，而且船底不是用铁钉，是“以柘木为钉，盖其江多石，不可用铁钉”，又称“艘(chán)船”（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卷六《藤船》）。由于航道狭窄险峻，三峡船工多为世代以此为业者，驾船技术十分娴熟、高超。据史料记载：“蜀之三峡……皆险绝之所，自有本处人为篙工，大抵峡路峻急，故曰：‘朝发白帝，暮彻江陵’”（李肇《唐国史补》）。

川江行船，旧例是中夜停泊，破晓开船（杜甫《放船》）。李白是早上启程的，瞿塘峡的风速以午后最大，夜间次之，早晨、傍晚较低，并有随高度增大的规律。瞿塘峡的航道十分狭窄，“上有万仞山，下有千丈水。苍苍两岸间，阔狭容一苇”（白居易《初入峡有感》）。三峡的河床坡度也比较大，平均每5公里就要下降1米。加之此时正值长江一年一度的“桃花汛”，江水猛涨，平均流速可达10公里/小时，急流险滩处甚至可达16-25公里/小时。波涛汹涌的江水，从弯弯曲曲的峡谷中夺路而出，一泻千里，东流而下。

船体轻、船技高、风力足、航道窄、汛情大、水流急，加之又是顺水行舟，只需要稍稍再划一划桨，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自然易如反掌！

早发白帝城

朝辞白帝彩云间，
千里江陵一日还。
两岸猿声啼不住，
轻舟已过万重山。



长江三峡巫峡段景色。新华社资料图片



长江瞿塘峡风光。新华社资料图片

贰

水清山秀 三峡猿猴自古有记载

那么，李白为什么先要到江陵，而不是一口气直接回浔阳呢？其实，这与长江的航行条件有关。长江上游与下游的航道条件差别很大。吴船的船型宽大、船体扁平、方头方艖、平底，抗风性好、载重量多，但航行阻力大，操作不灵活，速度也慢。适宜在风大、流缓、江面宽阔的长江下游航行，却无法在滩多水急的三峡航行。所以，蜀船所搭载的货物，往往需在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换装吴船，再运往下游。从江南上运的货物，也需在江陵改由蜀船运往成都。因此，江陵就成为长江中游的一处航运中转

站。不仅进出巴蜀的货物要在江陵换船，往来的行旅客商也是“风雨荆州二月天，问人初雇峡中船”（窦群《自京将赴黔南》）。作为商业枢纽，“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，时人称云：琵琶多于饭甑，措大多于鲫鱼”（李昉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六六《轻薄二》之“卢程”条）。作为最爱热闹之人，李白自然也要在江陵停留一下，再换乘吴船东下。

由于独特的地质条件，三峡两岸的农业并不发达，因此森林资源保存较好。茂密的森林使这里水清山秀，飞鸟游鱼，虎啸猿啼，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。唐时的长江水质十分清澈，人们常把三峡水称之为“桃花水”“绿水”或者“涪江”，如：“白帝城头春草生，白盐山下蜀江清”（刘禹锡《竹枝词》），“绿水逶迤去，青山相向开”（张说《下江向夔州》）。

叁

心情畅快 提笔写就三唐“压卷之作”

1988年秋，古生物学家黄万波在对“巫山人”遗址进行发掘时，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，在海拔1100米的太平村大脚洞发现了一颗长臂猿下牙床。据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和艺术史实验室鉴定：该化石距今仅200年，这表明直到清朝晚期，三峡地区都还有长臂猿生息繁衍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有人还曾在三峡宜昌段的牛肝马肺峡目睹过猴群（《北京晚报》1984年9月29日第七版）。长臂猿善于鸣叫又具有呼应齐鸣的习性。其喉部具有囊状物与喉头腔相通，作用有如鸣囊，用以扩大叫声。通常由10只左右的个体，组成类似家族式的小群。每日清晨常作集体大声鸣叫，音调清晰，高昂而响亮，震动山谷（瞿明刚《论长江三峡的啼猿意象》，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8年第2期）。季春三月，正好是长臂猿的发情期和交配期，它们彼此首先互相接近，求偶声变得更为响亮，声音较长而有曲调。经多次试情接触，选定配偶，最后进行交配。在三峡，猿声在山谷回声的作用下，显得更加响亮、悠长。

当年初遇大赦的李白，心情一定非常舒畅，即使历来让人闻之断肠的猿声，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万丈豪情。这首诗是李白七言绝句中的代表作，后人推崇备至，被誉为三唐“压卷之作”。绝大多数人在初读此诗时，都会感觉到一个“快”字。全诗无一字写“快”，但读之字字觉“快”！全诗无一字写“喜”，吟之却句句生“喜”。的确，蜀船的航速太快了，两岸猿声犹在耳畔，轻舟已达江陵矣！但更重要的是李白的心情畅快。

自永王兵败（757年二月）以来，李白先后经历了被捕入狱、搭救出狱、入幕宋军、上书迁都、再次入狱、长流夜郎、遇赦放还。短时间内的大起大落，完全让李白晕头转向，狼狈不堪。当遇赦东下，即将与家人团聚、骨肉重逢，甚至东山再起，亦未可知。焉不酣畅淋漓！如此痛快，又岂能无诗。于是，李白提笔一挥，三唐“压卷之作”成矣！